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

綏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任繼愈署簽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五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五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五冊目錄

居士集(續)	歐陽修	一
歐陽先生文粹	明嘉靖二十六年郭雲鵬刻本	四三
歐陽先生遺粹	歐陽修	一八五
文潞公文集	明嘉靖五年刻本、傅增湘校	二五九
樂全先生文集	宋刻本	四五
樂全先生文集	清鈔本	六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六一居士歐陽脩

序四

傳附

思穎詩後序一首

歸田錄序一首

仲氏文集序一首

續思穎詩序一首

居士集

卷四十四

江鄰幾集序一首

薛簡肅公文集序一首

六一居士傳一首

思穎詩後序一首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

居士集

卷四十四

二

宋集珍本叢刊

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一首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誦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

居士集

卷四十四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

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噉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遊田畝盡其天年

居士集

卷四十四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一首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

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
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
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
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
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
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
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

居士集

卷四十四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
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
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
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
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
貲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
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

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
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
不苟屈以合世世亦莫之知也豈
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
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
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
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

居士集

卷四十四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
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
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
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
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
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一首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其詩曰優遊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

居士集

卷四十四

七

宋集珍
本集刊

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擇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

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

居士集

卷四十四

八

宋集珍
本集刊

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

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毫及青
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
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
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
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
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
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
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
七日六一居士序

居士集

卷四十四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
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
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
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

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
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
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
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
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
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

居士集

卷四十四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
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
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死獨
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
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
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
美之歿旣已銘其墳又類集其文而

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
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
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
也雖知名於時仕官久而不進晚而
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

居士集

卷四十四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
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
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
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一首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

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
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
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
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
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
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
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

居士集

卷四十四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
人者猶不能於兩得況其下者乎惟
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
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使
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
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
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

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旣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一首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

居士集

卷四十四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尔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尔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

居士集

卷四十四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

居士集

卷四十四

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

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

居士集

卷四十四

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三軍去雖無益其去宜矣往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六一居士歐陽脩

上書一

通進司上書一首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伏見國家自

居士集

卷四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

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

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

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

安而易驕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

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

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

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

居士集

卷四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

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
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
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
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
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
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
可也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

居士集

卷四十五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
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
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
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
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
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
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

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
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
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
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出
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
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
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

居士集

卷四十五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
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
隙乘便用閒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
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
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
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
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

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宗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

居士集

卷四十五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覺隙挫其兇鋒是攻守

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掎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

居士集

卷四十五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

力窮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

居士集

卷四十五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

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汭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汭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

居士集

卷四十五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戎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

門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

居士集

卷四十五

九

宋集珍
本集刊

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鄧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

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泂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

居士集

卷四十五

十

宋集珍
本集刊

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泂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

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

居士集

卷四十五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

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縻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

居士集

卷四十五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